

容齋續筆

二



秦隋之惡

自三代訖于五季為天下君而得罪於民為萬世所磨  
 斥者莫若秦與隋豈二氏之惡浮於桀紂哉蓋秦之後  
 即為漢隋之後即為唐皆享國久長一時論議之臣指  
 引前世必首及之信而有證是以其事暴白於方來彌  
 遠彌彰而不可蓋也嘗試哀輿之張耳曰秦為亂政虐  
 刑殘滅天下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二百里之戍外內騷動  
 頭會箕歛重以苛法使父子不相親良曰秦為無道  
 故沛公得入關為天下除殘二賊陸賈曰秦任刑法不  
變立滅嬴氏王衛尉曰秦不聞其過二天下張釋之  
 曰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三疾苛察相高以故不聞其過  
 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賈山借秦為喻曰為宮室之  
 麗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為馳道之麗後世不  
 得邪徑而託足為葬藪之麗後世不得蓬顆而託葬以  
 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  
 求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天下已壞而弗自知身死  
 纔數月耳而宗廟滅絕賈誼曰商君遺禮誼棄仁恩并  
 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滅四維而不張君臣乖  
 亂六親殃戮萬民離叛社稷為虛又曰使趙高傳胡亥



而教之獄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  
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  
惡之如仇讎鼂錯曰秦發卒戍邊有萬死之害而亡銖  
兩之報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首倡天下從之如  
流水又曰任不肖而信讒賊民力罷盡矜奮自賢法令  
煩憯刑罰暴酷親踈皆危外內咸怨絕祀亡世董仲舒  
曰秦重禁文學不得挾書弃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  
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為自恣苟簡之治自古以來未嘗  
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又曰師由商之  
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賦歛亡度竭

民財力羣盜並起死者相望而姦不息淮南王安曰秦  
使尉屠睢攻越鑿渠通道曠日引久發適戍以備之往  
者莫反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吾立  
壽王曰秦廢王道立私議去仁恩而任刑戮至於赭衣  
塞路羣盜滿山主父偃曰秦任戰勝之威功齊三代務  
勝不休暴兵露師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死者  
相望天下始叛徐樂曰秦之末世民困而主不恤下怨  
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  
謂土崩嚴安曰秦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為知巧權  
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意廣心逸兵禍北結

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天下大  
畔滅世絕祀司馬相如曰二世持身不謹亡國失勢信  
讒不寤宗廟滅絕伍被曰秦為無道百姓欲為亂者十  
室而五使徐福入海欲為亂者十室而六使尉佗攻百  
越欲為亂者十室而七作阿房之宮欲為亂者十室而  
八路温舒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賈捐  
之曰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  
末劉向曰始皇葬於驪山下錮三泉多殺宮人生薶工  
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梅福曰秦為無道削  
仲尼之迹絕周公之軌禮壞樂崩王道不通張誹謗之  
罔以為漢毆除谷平曰秦所以二世上六年而二者養  
生泰奢奉終泰厚也劉宗曰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  
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凡漢之論秦惡者如  
此唐高祖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孫伏伽曰隋以  
惡聞其過亡天下薛收傳秦王平洛陽觀隋宮室歎曰  
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夸侈收曰後主奢虐是矜死一  
夫之手為後世笑張元素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  
君自專法日亂乎造乾陽殿伐木於豫章一材之費已  
數十萬工乾陽畢功隋人解體魏證曰煬帝信虞世基  
賊徧天下而不得聞又曰隋唯貴不獻食或供奉不精

爲此無恨而至於亡方其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  
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動徭役不息又曰恃其富強不虞  
後患役萬物以自奉養子女玉帛是求宮室臺榭是飾  
外示威重內行險忌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隕匹夫  
之手又曰文帝驕其諸子使至夷滅馬周曰貯積者固  
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  
以資寇邪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  
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一爲國家之用陳子昂曰煬帝恃  
四海之富鑿渠決河濬五湖之力由國之難起身死以  
手宗廟爲墟楊相如三陽帝自恃其疆不憂時政言同  
堯舜迹如桀紂舉天下之大一擲弃之吳兢曰煬帝驕  
矜自負以爲堯舜若而諱一僧諫乃曰有諫我者  
當時不殺後必殺之自是譽謬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  
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柳宗元曰隋氏環四海以爲鼎  
跨九垓以爲鑪爨以毒燎痛以虐焰沸湧灼爛號呼騰  
蹈李珣曰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下故二世而亡凡  
唐人之論隋惡者如此

漢唐二武

東坡云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  
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美哉斯言漢之武帝唐之武后

不可謂不明而巫蠱之禍羅織之獄天下塗炭后妃公卿交臂就戮後世聞二武之名則憎惡之蔡確作詩用郝甑山上元問事

宣仁謂以吾比武后蘇轍用武帝奢侈窮兵虛耗海內為諫疏

哲宗謂至引漢武上方

先朝皆以之誣罪人君之立政可不監茲

玉川子

韓退之寄盧仝詩云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須一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昨晚長須來下

三十一

本齋錄事

五

諫

狀隔墻惡少惡難似每騎羣山下鏡澈渾舍驚怕走折趾立召賊曹呼五百盡取鼠輩下諸市元黃盜固不義然必有謂而發非人具暴其財則推暴子女如玉川之貧至於鄰僧乞米兩墻居者豈不知之共為色而動窺見室家之好是以一赤脚老婢頂命也惡少可謂枉箸一死予讀韓詩至此不覺失笑今集中有所思一篇其略云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弃我  
去青樓珠箔下之涯夢中醉卧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  
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相思一夜梅花  
發忽到窻前疑是君則其風味殊不淺韓詩當亦含譏

諷乎

銀青階

唐自肅代以後賞人以官爵久而浸濫下至州郡胥吏軍班校伍一命便帶銀青光祿大夫階殆與無官者等明宗長興二年詔不得薦銀青階為州縣官賤之至矣晉天福中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為十年以來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藩方薦論動踰數日一二三歲典書吏優伶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破服皆紫紀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節度州聽奏大將十人它州上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凡自官以之馮拯之文俊當同太祖時補

宋書卷之五

六

蘇

安遠鎮將以銀青光祿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至本朝端拱中拯登朝遇郊恩始贈大理評事予八世從祖師暢暢子漢卿卿子膺圖在南唐時皆得銀青階至檢校尚書祭酒然樂平縣帖之全稱姓名其差徭正與里長等元豐中李清臣論官制奏言國朝踵襲近代因循之弊牙校有銀青光祿大夫階卒長開國而有食邑蓋為此也今除授蕃官猶用此制紹興二十八年廣西經略司申安化三州蠻蒙全計等三百十八人進奉乞補官勲皆三班借差三班差使悉帶銀青祭酒而等第加勲文安公在西垣為之命詞



買馬牧馬

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岷黎皆置使提督歲所  
綱發者蓋踰萬匹使臣將校得遷秩轉資沿道數十州  
驛程券食廩園薪芻之費其數不貲而江淮之間本非  
騎兵所能展奮又三衙遇暑月放牧於蘇秀以就水草  
亦爲逐處之患因讀五代書史云唐明宗問樞密使范  
延光內外馬數對曰三萬二千三帝歎曰太祖在太原  
騎軍不過一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鐵馬如  
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將之不至也延光  
奏曰國家養馬十萬計一騎士之費可贖步軍五人三  
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軍既無所施虛耗國帑曰誠  
如卿言肥疇士而瘠吾民臣何負哉明宗立於蕃戎猶  
能以愛民爲念李克用之二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蓄  
只如此今蓋數倍之矣只丁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  
宗都洛陽正臨中州尚以爲騎士無所施然則今雖純  
用步卒亦未爲失計也

杜詩用字

律詩用自字相字共字獨字誰字之類皆是實字及彼  
我所稱當以爲對故杜老未嘗不然今略紀其句于此  
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衰

顏聊自哂小吏最拒輕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百鳥  
各相命孤雲無自心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雲裏相  
呼疾沙邊自宿稀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猿挂時相  
學鷗行烟自如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俱飛蛺蝶元  
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  
中鷗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梅花欲開不  
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桃花氣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  
相牽此以自字對相字也自須開竹徑誰道避雲蘿自  
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死云無誰報歸來始自憐哀歌  
時自短醉舞為誰醒誰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永夜角  
聲悲自語中天月色空誰看此以自字對誰字也野人  
時獨往雲木曉相參正月鶯相見非時鳥共聞江上形  
容吾獨老天涯風俗病相親縱飲久判人共弃懶朝真  
與世相違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此以共  
字獨字對相字也

唐虞象刑

虞書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漢文帝詔始云有虞氏之時  
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北犯武帝詔亦云唐虞畫  
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  
者蒙巾犯劓者赭著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體犯宮者

罪罪草履也大辟者布衣無領其說雖未必然揚雄法  
言唐虞象刑惟明說者引前詔以證然則唐虞之所以  
齊民禮義榮辱而已不專於刑也秦之末年赭衣半道  
而姦不息國朝之制減死一等及胥吏六卒配徒者涅  
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識之耳久而益多  
每郡牢城營其額常溢殆至十餘萬况盜賊之恬然蓋  
習熟而無所恥也羅隱諷書云元人冠而一人髻則髻  
者慕而冠者勝元人髻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髻者勝  
正謂是歟老二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  
常畏死則惡者可得執而殺之孰敢可謂至言荀卿  
謂象刑為治古不然亦正論也

崔亭生本

士大夫一時論議自各有是非不當一一校其平生賢  
否也常袞為宰相唐德宗初立議羣臣喪服袞以為遺  
詔云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  
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羣臣亦當如之祐甫以為遺詔無  
朝臣庶人之別凡百執事孰非吏人皆應三日釋服相  
與力爭袞不能堪奏貶祐甫已而袞坐欺罔貶祐甫代  
之議者以祐甫之賢遠出袞右故不復評其事然揆之  
人理則袞之言為然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吐蕃維州

副使悉怛謀請降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欲因是  
靖西戎腹心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宰相牛僧孺曰吐  
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  
約罷戍兵彼若來責失信上平涼坂萬騎綴回口怒氣  
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  
何所用之文宗以為然詔以城歸吐蕃由是德裕怨僧  
孺益深議者亦以德裕賢於僧孺咸謂生李私憾不釋  
僧孺嫉德裕之功而沮其事然以今觀之則僧孺為得  
司馬溫公斷之以義利兩人曲直始分

盜賊怨官吏

陳勝初起兵諸郡縣皆秦吏暴虐殺其長吏以應勝晉  
安帝時孫恩亂東土所至醢諸縣以食其妻子不肯  
食者輒支解之隋大業末羣盜蜂起得隋官及士族子  
弟皆殺之黃巢陷京師共徒出大掠殺人滿街巢不  
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宣和中方臘為亂陷數州  
凡得官吏必斷齋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  
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杭卒陳通為逆每獲一命官亦  
即梟斬豈非貪殘者為吏倚勢虐民比屋抱恨思一有  
所出久矣故乘時肆志人自為怒乎

作詩先賦韻

南朝人作詩多先賦韻如梁武帝華光殿宴飲連句沈約賦韻曹景宗不得韻啓求之乃得競病兩字之類是也子家有陳後主文集十卷載王師獻捷賀樂文思預席羣僚各賦一字仍成韻上得盛病柄今橫映夏併鏡慶十字宴宣猷堂得近格曰赫易夕擲斤坼啞十字幸舍人省得日謚一透畢訖橋首秩實十字如此者凡數十篇今人無此格也

台妃命數

左傳所載鄭文公之子丁餘人其女皆貴曹而丁多不得其死惟賤妾燕姑生摯公獨繼公之國二孫蕃衍盛大與鄭存亡薄姬入漢王言歲餘一得其所善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三為言其故王所召三之歲中生文帝自有子後希見及呂后幽諸姬下獄出宮而薄氏以希見故得從子之代為代太后終之承漢大業者文帝也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往上醉不知而幸之遂有身生長沙王發以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漢之宗室十有餘萬人而中興炎

祚成四百年之基者發之五世孫光武也元帝為太子所愛司馬良娣死怒諸娣妾莫得進見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五人虞侍太子后令旁長御問所欲太子

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彊應曰此中一人可  
乃王政君也壹幸有身生成帝自有子後希復進見然  
歷漢四世為天下母六十餘載觀此四后妃者可謂承  
恩有限而光華啓佑與同輩遼絕政君遂為先漢之禍  
天之所命其亦各有數乎

徽宗皇帝有子三十人唯

高宗皇帝再復大業

顯仁皇后在宮掖時亦不肯與同列爭進甚類薄太后  
云

### 公為尊稱

三四九

容齋續筆五

二

過

柳子厚房公銘陰曰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  
諸侯之入為王卿士亦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古  
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唐  
之最著者曰房公東坡墨君亭記云凡人相與稱呼者  
貴之則曰公范曄漢史惟三公乃以姓配之未嘗或紊  
如鄧禹稱鄧公吳漢稱吳公伏公湛宋公宏牟公融袁  
公安李公固陳公寵橋公玄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  
公龔楊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曹公操是也三國亦有  
諸葛公司馬公顧公張公之目其在本朝唯韓公富公  
范公歐陽公司馬公蘇公為最著也

臺城少城

晉宋間謂朝廷禁省為臺故稱禁城為臺城官軍為臺軍使者為臺使卿士為臺官法令為臺格需科則曰臺有求須調發則曰臺所遣兵劉夢得賦金陵五詠故有臺城一篇今人於它處指言建康為臺城則非也晉益州刺史治大城蜀郡太守治少城皆在成都猶云大城小城耳杜子美在蜀口賦詩故有東望少城之句今人於它處指成都為少城則非也

容齋續筆卷第五

容齋續筆卷第六十五則

嚴武不殺杜甫

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道難者為房與杜危之也甫傳云武以世舊待甫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褊躁嘗憑醉登武牀戶其父名武不以為忤初無所謂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為然予案李白蜀道難本以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甫集中詩凡為武作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者曰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喜其再鎮蜀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此猶是武在時語至哭其歸櫬及八哀詩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蓋以自況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為喻殆是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

王嘉薦孔光

漢王嘉為丞相以忠諫忤哀帝事下將軍朝者光祿大



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上可其奏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嘉對吏自言不能進賢退不肖吏問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不能進嘉死後上覽其對思嘉言復以光為丞相案嘉之就獄由光逢君之惡而嘉且死尚稱其賢嘉用忠直隕命名章一時然亦可謂不知人矣光之邪佞鬼所唾也此事董賢媼王莽為漢蠱惑尚得五賢之哉

### 朱溫三事

義理所在雖盜賊凶博之人亦可一死遂者劉仁恭為盧龍節度使其子守之出守以米全忠討其城中之

三九

卷一

食盡使人說以早降二七日嘉之已侯也州八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共三事而一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為之緩攻其後一三事一三事資糧在河中者鑿而沉之守文遺全忠言三事一三事一三事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為煙沉之為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為之留數困滄人賴以濟及篡唐之後蘇循及其子楷自謂有功於梁當不次擢用全忠薄其為人以其為唐鳩梟賣國求利勒循致仕斤楷歸田里宋州節度使進瑞麥省之不憚曰宋州今年水災百姓不足何用此為遣由使詰責之縣令除名此三事在他人為不足道於全

忠則為可書矣所謂憎而知其善也

### 文字淵筆

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齋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巨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故杜詩三千謁滿其門碑版照四齋豐屋珊瑚鉤麒麟藏成廟此端履劍凡義取無虛歲又有送削斯六言詩一詩八句此云云作碑錢本賣文為活翻今此劉蘇此之也此愈撰三淮四碑憲宗以石本賜此夫此等語此一日此三用男寄鞍馬并白正帶劉此持此去曰此觀是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此愈此不止劉禹錫此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此蓋此如山此甫此漫為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此繒此甚厚此湜此怒曰碑三十字字三緣何遇我薄邪度笑酬以絹九千匹穆宗詔蕭俛撰成德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撰進之後例得貶遺若龜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文宗時長安中爭為碑誌若市買然大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爭致不由喪家裴均之子持萬緡詣韋貫之求銘貫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為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記曰予

與元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  
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與馬綾帛洎銀鞍玉帶之物  
價當六七十萬為謝文之贄子念平生分贄不當納往  
反再三訖不得已回施茲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  
柳玘善書自御史大夫貶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顧彥  
暉請書德政碑玘曰若以潤筆為贈即不敢從命本朝  
此風猶存唯蘇坡公於天下未嘗銘墓而銘三人皆盛  
德故謂富韓公曰馬融之清獻公范仲淹之張文定公  
也此外趙康靖公滕元發一然乃代之定所而者在翰  
林日詔撰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亦得之在曾子開  
與彭器資為執大貳之也曾公作銘彭之子以金帶縑  
帛為謝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盡朋友之義若以貨見  
投非足下所以事父執之道也彭曰豈懼而止此帖今  
藏其家

漢舉賢良

漢武帝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  
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  
請皆罷奏可是時對者百餘人帝獨善莊助對擢為中  
大夫後六年當元光元年復詔舉賢良於是董仲舒等  
出焉資治通鑑書仲舒所對為建元案策問中云朕親

耕籍田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  
盡思極神對策曰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  
未濟必非即位之始年也

戊為武

十干戊字只與茂同音俗輩呼為務非也吳中術者又  
稱為武偶閱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曰辰  
內戊字請改為武乃知亦有所自也今北人語多曰武  
朱溫父名誠以戊類武字故司天諂之耳

怨耦曰仇

左傳師服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注云自古  
有此言案許叔重說文六部上引虞書曰六逆屏功  
又曰怨匹曰逖然則出於虞書今亡矣以鴻逖為逖屏  
以耦為匹以仇為逖其不同如此而得之於此則曰  
旁救僨功自有二說吳字下引虞書曰仁隱覆之則稱  
旻天藝字下引虞書雉藝今皆無此

說文與經傳不同

許叔重在東漢與馬融鄭康成輩不甚相先後而所著  
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聊撫逐書十數條以示  
學者其字異而音同者不載所引周易百穀草木麋乎  
土為柝木麋乎地服牛乘馬為備音備牛乘馬夕惕若厲

為若黃其文蔚也為斐也乘馬班如為驢如天地網緼

為天地壹壺繡有衣袽為需有衣絮書晉卦為晉巽為

輿良為見所引書帝乃殂落為勛乃殂竄三苗為敷塞也

音三苗勿以儉人為諛人諛問也在後之侗為在夏后之

詞尚不忘于凶德為上不甚峙乃糗糧為餼糧教習子

為教育子百工營求為夤求至于屬婦為嫗婦嫗音鄒姓身也

有疾弗豫為有疾不念我之弗辟為不辟截截論言為

彛彛巧言又園園升雲半有半無源有爪而不敢以擬

及以相陵懷維緇有稽之句皆云周書公所無也所引

詩既伯既禱為既禡既禡新臺有泚為有址焉得諼草

為安得薰山牆有茨為有蕞救人藥藥為齶齶江之永

矣為美矣得此戚施為醜醜伐木許許為所所德德俟

俟為伾伾俟俾嗶嗶駱馬為痄痄赤烏几几為己己又

為擊擊音擊民之方斲屎為方唵呶混夷駮矣為大夷咽

矣陶復陶穴為陶復地室其會如林為其旒國步斯頻

為斯曠滌滌山川為蔽蔽論語荷蕢為荷史蕞裘為結

衣又有跂予之足一句孟子源源而來為諛諛音願徐也接

浙為澆浙澆其兩切乾漬米也左傳危涼為輓涼芟夷為芟音發夷

圭竇為圭竇澤之萑蒲為澤之日藥禁苑也東甸兩牡為

中甸一轅楠柎藉幹為楠部薦幹公羊闐然為覲然覲失

冉切暫見也國語觥飯不及壺殮為饒飯不及一食如此者甚多

### 周亞夫

漢景帝即位三年七國同日反吳王至稱東帝天下震動周亞夫一出即平之功亦不細矣而訖死於非罪景帝雖未為仁君然亦非好殺卿大夫者何獨至亞夫而忍為之切嘗原其說亞夫之為人班馬雖不明言然必悻直行行者方其將屯細柳祇以備胡且近在長安數十里間非若出臨邊塞與敵對壘有呼吸不可測知之事今天子勞軍至不得入及遣使持節詔之始開壁門

三六又五

容齋續筆六

七

圭

又使不得驅馳以軍禮見自言介冑之士不拜天子改容稱謝然後去是乃王旅萬騎乘輿黃屋顧制命於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傲睨帝尊習與性成故賜食不設箸有不平之意鞅鞅非少主臣必已見於辭氣之間以是隕命其可惜也秦王猛伐燕圍鄴符堅自長安赴之至安陽猛潛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猛之識慮視亞夫有間矣

### 煬王煬帝

金匱元顏亮隕於廣陵葛王褒已自立於是追廢為王

而謚曰煬邁奉使之日實首聞之接伴副使祕書少監  
王補言及此云北人戲謂之曰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  
及歸覲

德壽宮奏其事

高宗天顏甚悅曰亮去歲南牧已而死歸人皆以為類  
符堅唯吾獨云似隋煬帝其死處既同今得謚又如此  
豈非天平此段

聖語當不見於史錄故竊志之

鄭莊公

左傳載諸國事於第一卷首書鄭莊公自後紀其所行

三十一

公羊春秋傳卷二十一

四八

三十一

尤詳仍每事必有君子一說唯詛射潁考叔以為失政  
刑此外率稱其善杜氏注文又從而獎與之案莊公為  
周卿士以平王貳於虢而取王子為質以威王弄虢公  
政而取溫之麥取成周之禾以王奪不使知政忿而不  
朝拒天子之師射王中肱謂天子不能復巡守以泰山  
之祊易許田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至有城潁及泉之誓  
是其事君事親可謂亂臣賊子者矣而曾無一語以貶  
之書姜氏為母子如初杜注云公雖失之於初而孝心  
不忘故考叔感而通之書鄭伯以齊人朝王曰禮也杜  
云莊公不以虢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書息侯伐鄭曰

不度德杜云鄭莊賢善取郕與防歸于魯曰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書使許叔居許東偏曰於是乎有禮度德而處量力而行相時而動可謂知禮書周鄭交惡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是乃以天子諸侯混為一區無復有上下等威之辨射王之夜使祭足勞王杜云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此段尤為悖理唯公羊子於克段于鄆之下書曰大鄭伯之惡為得之

### 百六陽九

史傳稱百六陽九為厄會以曆志考之其名有八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九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人今人但知陽九之厄云經歲者常歲也

### 左傳易筮

左傳所載周易占筮大抵只一爻之變未嘗有兩爻以上者畢萬筮仕遇屯之比初九變也成季將生遇大有之乾六五變也晉嫁伯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晉文公迎天子遇大有乃九三變而之睽叔孫莊叔生子豹遇明夷乃初九變而之謙崔杼娶妻遇困乃六三變而之大過南蒯作亂遇坤乃六五變而之比趙鞅救鄭遇



泰乃六五變而之需占者即演而為說然崔杼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叔孫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殆若專為二子所作也唯陳厲公生敬仲遇觀之否周史曰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杜氏注云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為山予謂此正是用中文取義前書論之詳矣又有相與論事不假著占而引卦以言者如鄭公二十曼滿欲為卿王子伯廖曰周易有之在豐之離晉先穀違命進師知莊子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楚王忭侈子大叔曰在復之頤但以爻辭合其所行之事耳至於為羸敗姬伐齊則可等語自是一時探蹟索隱非後人所可到也衛襄公生子孔成子占之亦遇屯之比與畢萬同雖史朝與辛廖之言則異然皆以利建侯為主

### 鍾繇自効

漢建安中曹操以鍾繇為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詔召河東太守王邑而拜杜畿為太守郡掾詣繇求留邑繇不聽邑詣許自歸繇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効曰謹案侍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筭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九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眾職荒頓既

舉文書操彈失理輕慢憲度不與國同心爲臣不忠大  
爲不敬臣請法車召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削爵士厚  
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伏須罪誅詔不許予觀近時士  
大夫自効者不過云乞將臣重行竄黜闔門待罪而已  
如繇此章蓋與爲它人所糾亡異也豈非身爲司隸職  
在刺舉故如是乎

### 大義感人

理義感人心其究至於浹肌膚而淪骨髓不過語言造  
次之間初非有怪竒卓詭之事也楚昭王遭吳闔廬之  
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

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犇走赴秦號哭請救  
竟以復國漢高祖入關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  
久矣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凡吾所以來爲  
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母恐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  
邑告諭之秦民大喜已而項羽所過殘滅民大失望劉  
氏四百年基業定於是矣唐明皇避祿山亂至扶風士  
卒頗懷去就流言不遜召入諭之曰朕託任失人致逆  
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卒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  
朕甚愧之今聽各還家朕獨與子弟入蜀今日與卿等  
訣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衆皆哭曰死生從

陛下自是流言遂息賊圍張巡於雍丘大將勸巡降巡  
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  
以大義而斬之士心益勸河北四凶稱王李抱真使賈  
林說王武俊託爲天子之語曰朕前事誠誤朋友失意  
尚可謝況朕爲四海之主乎武俊即首唱從化及奉天  
詔下武俊遣使謂田悅曰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何  
得不悔過而歸之王庭湊盜據成德韓愈宣慰庭湊拔  
刃弦弓以逆及館羅甲士於廷愈爲言安史以來逆順  
禍福之理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訖爲藩臣黃巢僞  
赦至鳳翔節度使鄭畋不出樂奏將佐皆哭巢使者怪  
之幕客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無不  
泣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旋起兵  
率倡諸鎮以復長安田悅以魏叛喪師遁還亦能以語  
言動衆心誓同生死乃知陸贄勸德宗痛自咎悔以言  
謝天下制書所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識者知  
賊不足平凡此數端皆異代而同符也國家靖康建炎  
之難極矣不聞有此何邪

田租輕重

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云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二十五石蓋十一之外更無他數也今時大不然每當輸一石而義倉省耗別為一斗二升官倉則言十加六復於其間用米之精麤為說分若干田有三二八甲者則數外之取亦如之庾人執既從而輕重異乎二石二三斗乃可給至於水脚頭至市例之類其不一合為七八百錢以中價計之其稅則又倍五斗是二二取三以予

所見唯會稽五縣田租二石六斗一斗也言田等為武帝言民一歲力終三二二家於三四二租二錢二十倍於古謂一歲之山失其地者三三二二二也又云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言下言以貧富言無三三三三三三富家田十八之中以五輪本田主人吾鄉正其六目為主客分云

女子夜績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謂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為四十五日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戰國策甘茂六

秦出關遇蘇代曰江上之貧女與富人女會績而無燭  
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  
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以是知三代之時  
民風和厚勤樸如此非獨女子也男子亦然豳風晝爾  
于茅宵爾索綯言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綯索以待時用  
也夜者日之餘其爲益多矣

### 淮南王

漢淮南厲王死民作歌以諷文帝曰一尺布尚可縫一  
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此史漢所書也高誘作  
鴻烈解叙及許叔重注又其辭乃云一尺布好童童一

二二八

一尺布好童童

二

文獻

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殊爲不同後人但引  
尺布斗粟之喻二篇王子安復爲王招致賓客方術之  
士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其水又有由篇八卷言神  
仙黃白之術漢書藝文志淮南內二十一一篇淮南外三  
十三篇列於雜家今所存者二十一卷蓋內篇也壽春  
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處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  
叙以爲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丘被晉昌等八  
人然唯左吳雷被伍被見於中雷被者蓋爲安所斥而  
亡之長安上書者疑不得爲留侯客之賢也

### 薛國父長

左傳載魯哀公大夫云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漢公孫卿語武帝云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案王制所紀九州凡千七百七十有三國多寡殊不侔以環移之一君會朝所將吏卒姑以百人計之則萬國之衆當爲百萬塗山之下將安所歸宿乎其爲僊言無可疑者所謂存者數十考諸經傳可見者唯薛耳薛之祖是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自此受封歷商及周末始爲宋但王所滅其享國千九百餘年傳六十四代三代諸侯莫之與比薛壤地褊小以詩則不列於國風豈亦不列於史記而春秋二百

四丹三

卷五續錄

三

星

四十二年之間視同僭竊也滕鄆獨未嘗受大國侵伐則其爲邦亦自有持守之法矣

### 建除十二辰

建除十二辰史漢曆書皆不載日者列傳但有建除家以爲不吉一句惟淮南鴻烈解天文訓篇云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今會元官曆每月遇建平破收日皆不用以建爲月陽破爲月對平收隨陰陽月遞互爲魁罡也酉陽雜俎夢篇云周禮以日月星辰各占

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今注無此語正義曰案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為陽破陰陰破陽今不知何書所載但又以十干為破未之前聞也

俗語算數

三三如九三四十二二八十六四十六三九二十七  
四九三十六六六三十六五八四十五九四十五六九  
五十四七九六十二八九七十二九九八十一皆俗語  
算數然南子中言之三七二十一蘇秦說齊三之辭  
也漢書是曆志劉歆典領鐘律云其辭云八八六十  
四杜預注云得六二用八二八八六十二八六六三  
十六人四四十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十六三四一二二八八四十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語

文用事

唐順宗即一抱疾不能言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事政自己出即日言言之優民五坊小元之暴閭巷  
罷鹽鐵使之戶進出教坊女伎六百選其家以德宗十  
年不下赦令左降官中有名德才望不復叙用即追陸  
贄鄭餘慶韓皋陽城還京師起姜公輔為刺史人情大  
悅百姓相聚謹呼又謀奪官者兵既以范希朝及其客

韓泰摠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諸將以狀來辭始大怒令其使歸告其將無以兵屬人當是時此計若成兵柄歸外朝則定策國老等事必不至後日之患矣所交黨與如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劉禹錫柳宗元皆一時豪雋知名之士惟其居心不正好好謀務速欲盡据大權如鄭珣瑜高郢武元衡稍異己者皆亟斥徙以故不旋踵而身陷罪戮後世蓋有居任文之地而但務嘯引沾沾小人以為膺大有殆又不足以望其百一云白樂天諷諫元和四年作其中賣炭翁一篇蓋爲宮市然則未嘗能絕也

五十絃瑟

李商隱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說者以為錦瑟者令狐丞相侍兒小名此篇皆寓言而不知五十絃所起劉昭釋名箜篌云師延所作靡靡之樂蓋空國之侯所作也段安節樂府錄云箜篌乃鄭衛之音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吳兢解題云漢武依琴造坎侯言坎坎應節也後訛爲箜篌子案史記封禪書云漢公孫卿爲武帝言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於是武帝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應劭曰帝令樂人侯調始造此器前漢郊祀



志備書此事言空侯瑟自此起顏師古不引劭所注然則二樂本始曉然可攷雖劉吳博洽亦不深究且空元非國名其說尤穿鑿也初學記太平御覽編載樂事亦遺而不書莊子言魯遽調瑟二十五弦皆動蓋此云續漢書云靈帝胡服作笙篴亦非也

遷固用疑字

東坡作趙德麟字說云漢武帝獲白麟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為言疑之也子觀史漢所紀事凡致疑者或曰若或曰云或曰焉或曰蓋其語舒緩含深意姑以封禪書郊祀志考之漫記于此雍州好時

四月三

容齋續筆卷七

是

自古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三神山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能至望見之焉新垣平望氣言云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焉權火舉而祠若光燿然屬云焉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蓋夜致王夫人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云祭封禪祠其夜若有光封禪大詔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河東迎鼎有黃雲蓋焉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方士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天子為塞河與通天臺若見有光云獲若石云于陳倉此外如所謂及羣臣有言老父則

大以為僂人也可為觀如緹城神人宜可致天旱意乾封乎然其效可睹矣詞旨亦相似

借亂的對

王莽竊位稱新室公孫述稱成家袁術稱仲家董卓郿塢公孫瓚易京皆自然的對也

月不勝火

莊子外物篇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焚和而道盡注云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東坡所引乃曰郭氏以為大而闇不若小而明陋哉斯言也為更之曰固一勝燭一明於大者必晦

三十四八

容齋續筆

文正

於小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然卒之火勝月耶月勝火耶予記宋元成萍洲可談所載王荆公在修撰經義局因見奉濁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乎呂惠卿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也公大以為然蓋發言中理出人意表云子妄意莊子之旨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為利害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矣非論其明闇也

靈臺有持

莊子庚桑楚篇云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

者也郭象云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持則失也陳碧虛云真宰存焉隨其成心而師之子謂是皆置論於言意之表玄之又玄復采莊子之語以為說而於本旨殆不共也嘗記洪慶善云此一書謂持心有道者為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矣蓋前人之解釋者為兩而三所惑故從而為之辭

董仲舒災異論

漢武帝建元二年詔以高廟長秋之官國殿災董仲舒居家推說其意中稟未上三之一曰災異書之上一召視諸儒仲舒弟子曰步舒不知三師言以為大愚於是下仲

舒

舒

舒

舒

而五行志載六對曰漢世三季大穰之季承其下流又多兄弟親戚中心之逆為揚奢侈之弊者天災若

語陛下非災乎平王之下能治之視親而貴屬在諸侯

遠正最甚考忍而誅之如吾魯高廟迺可視近臣

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

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燔之況

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

乎此天意也其後淮南衡山王謀反上思仲舒前言使

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斷於外不請既

還奏事上皆是之凡與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皆以  
罪輕重受誅二獄死者數萬人嗚呼以武帝之嗜殺時  
臨御方數歲可與爲善廟殿之災豈無它說而仲舒首  
勸其殺骨肉大臣與平生學術大爲乖刺馴致數萬人  
之禍皆此書啓之也然則下吏幾死蓋天所以激步舒  
云使其就戮非不幸也

### 李正己獻錢

唐德宗初即位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  
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  
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  
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  
慙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紹興三十年鎮江  
都統制劉寶乞詣闕表事朝廷以其方命刻下罷就散  
職寶規取恩寵掃一府所有載以自隨巨舟連檣白金  
至五艦它所齎挾皆稱是其始謀蓋云此行不以何事  
必可力買旣至赳赳國門不許入覲或以謂欲上諸內  
府予時爲樞密檢詳爲丞相言援祐甫所陳乞以寶所  
齎等第賜其本軍明降詔書遣一朝士以寶平生過惡  
告諭卒伍使知

明天子惠綏惻怛之意或寶斬固奄有刃焉已物則宜

因人之言發命詰問在行之物本安所出今安所用悉取而籍之就其舟楫北還充賜尤可以破其谿壑無厭之謀湯岐公當國不能用也

### 宣室

漢宣室有殿有閣皆在未央宮殿北三輔黃圖以爲前殿正室武帝爲竇太主置酒引內童偃東方朔曰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文帝受釐于此宣帝常齋居以決事如淳曰布政教之室也然則起於高祖時蕭何所創爲退朝聽政之所而史記龜策傳云武王圍紂象郎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淮南子云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宣室注曰商宮名一曰獄也蓋商時已有此名漢偶與之同黃圖乃以爲漢取舊名非也

### 昔昔鹽

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之句爲隋煬帝所嫉考其詩名昔昔鹽凡十韻垂柳覆金堤薜蘿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常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翬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

蹄唐趙嘏廣之為二十章其燕泥一章云春至今朝燕  
花時伴獨啼飛斜珠箔隔語近畫梁低惟卷閑窺戶牀  
空暗落泥誰能長對此雙去復雙栖樂苑以為羽調曲  
玄怪錄載蘧條三娘工唱阿鵲鹽又有突厥鹽黃帝鹽  
白鴿鹽神雀鹽踈勒鹽滿座鹽歸國鹽唐詩媚賴吳娘  
唱是鹽更奏新聲刮骨鹽然則七詩謂之鹽者如吟行  
曲引之類云今南嶽廟獻神詩云有黃帝鹽而俗傳以  
為皇帝炎長沙志從而書之蓋不考也韋穀編唐才調  
詩以趙詩為劉長卿而題為別宕子怨誤矣

將帥當專

容齋續筆七

十一

文淵

周易師卦六三師或輿尸凶九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  
正凶又意謂用兵當付一帥苟其儔雜然臨之則凶矣  
輿尸者衆主也安慶緒既敗遁歸相州肅宗命郭汾陽  
李臨淮九節度致討以二人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  
元帥但以宦者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步騎六  
十萬為史思明所挫一戰而潰憲宗討淮西命宣武等  
十六道進軍雖以韓弘為都統而身未嘗至既無統帥  
至四年不克及裴度一出才數月即成功穆宗討王庭  
湊朱克融時裴度鎮河東亦為都招討使羣帥如李光  
顏烏重嗣皆當時名將而翰林學士元稹意圖宰相忌

度先進與知樞密魏簡相結度每差奏畫軍事輒從中沮壞之故屯守踰年竟無成績正元之誅吳少誠元和之征盧從史皆此類也石晉開運中吾約契丹所攻中國兵力寡弱桑維翰為宰相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雖杜重威李守正張彥澤輩駑材反虜然重威為主將陽城之戰三人者尚能以身徇國大敗彊胡耶律德光棄橐它奔竄僅而獲免由是觀之大將之權其可不專邪

容齋續筆卷第七

容齋續筆卷第八十五

著龜卜筮

古人重卜筮其究至於通神龜爲卜著爲筮故曰假爾  
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  
亹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舜之命禹武王之  
伐紂召公相宅周公營成周末嘗不昆命元龜襲祥考  
卜然筮短龜長則龜卜猶在易筮之上漢藝文志劉向  
所輯七略自龜書夏龜之屬凡十五家至四百一卷後  
世無傳焉今之揲著者率多流入於影象所謂龜策惟  
市井細人始習此藝其得不過數錢士大夫未嘗過而

三十九

容齋續筆卷八

七

問也伎術標榜所在如織五星六壬衍禽三命軌析太  
一洞微紫微太素遁甲人人自以爲君平家家自以爲  
季主每況愈下由是藉手于達官要人舟車交錯於道  
路毀譽紛紜而術益隱矣周禮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  
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杜子春云玉兆顓帝之兆瓦  
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  
頌皆千有二百又掌三易之灋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  
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今獨周易之書存它不  
復可見世謂文王重易六爻爲六十四卦然則夏商之  
易已如是矣左氏傳所載懿氏占曰鳳皇于飛和鳴鏘



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成季之卜曰其名曰友在公之  
右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晉獻公驪姬之繇曰專之渝攘  
公之瑜嫁伯姬之繇曰車說其輶火焚其旗寇張之弧  
姪其從姑秦伯伐晉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文公納王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北鄆陵之戰晉侯筮曰  
南國蹶射其元王中厥目宋伐鄭趙鞅卜救之遇水適  
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史  
墨曰盈水名子水位名位敵不可于也杜氏謂鞅姓盈  
宋姓子蓋言羸與盈同也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  
游也衛莊公卜夢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齋焉闔門  
塞竇乃自後踰此十占皆不可得其說故杜元凱云凡  
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  
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王相以成其占若盡附會  
以爻象則架虛而不經可為通論然亦安知非連山歸  
藏所載乎

地名異音

郡邑之名有與本字大不同者顏師古以為土俗各有  
別稱者是也姑以漢書地理志言之馮翊之櫟陽為藥  
陽蓮勺為輦酌太原之慮虎為廬夷上黨之沾為添河  
內之隆慮為林廬蕩陰為湯陰潁川之不羹為不郎南

陽之鄜為擲堵陽為者陽鄆為讚沛之鄆為嗟鄆為多  
清河之郇為輸汝南之平輿為平預濟陰之宛句為宛  
劬江夏之沙羨為沙夷九江之橐臯為拓姑廬江之零  
婁為吁閭山陽之方輿為房豫琅邪之不其為不其東  
海之承為澄長沙之承陽為丞陽臨淮之取慮為秋廬  
會稽之諸暨為諸既太末為闐末豫章之餘汗為餘干  
梓潼之汁方為十方蜀郡之徙為斯益州之味為味金  
城之允吾為鉛牙允街為鉛街武威之樸剝為蒲環張  
掖之番禾為盤和安定之烏氏為烏支上郡之龜茲為  
丘慈西河之鶻澤為桔澤代郡之标氏為權精遼西之  
且慮為起廬今文為鈴祇遼東之番汗為盤寒樂浪之  
黏蟬為黏提南海之番禺為潘隅蒼梧之荔浦為肄浦  
交趾之羸樓為蓮婁九真之都龐為都龍日南之西捲  
為西權淮陽之陽夏為陽賈魯國之蕃為皮皆不可求  
之於義訓字書亦不盡載也

韓嬰詩

前漢書儒林傳叙詩云漢興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  
韓嬰作韓詩又云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  
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  
為近之嬰為文帝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

意作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武帝時與董仲舒論於上前精悍分明仲舒不能難其後韓氏有王吉食子公長孫順之學藝文志韓家詩經二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曆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于杭其末又題云蒙文相公改正三千餘字予家有其書讀首卷第二章曰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子貢曰吾將南之楚逢天暑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水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孔子抽琴去其軫子貢往請調其音婦人曰吾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孔子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子貢曰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曰子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功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觀此章乃謂孔子見處女而教子貢以微詞三挑之以是說詩可乎其謬戾甚矣它亦無足言

五行表絕字

木絕於申故柎字之訓為木自斲水土絕於巳故泥字

之訓說文以為窮瀆圯字之訓為岸圯及覆火衰於成故威為滅金衰於丑故鈕為鍵閉製字之義昭矣

### 漢表所記事

漢書功臣表所記列侯功狀有紀傳所軼者韓信擊魏以木罌缶度軍表云祝阿侯高邑以將軍屬淮陰擊魏罌度軍史記作甌蓋此計由邑所建也信謀發兵襲呂后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晉灼注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表有滇陽侯樂說史記作樂說以淮陰舍人告反侯蓋非謝公也須昌侯趙衍從漢王起漢中雍軍塞渭上上計欲還行言從它道道通

口升八

容齋續筆卷第八

五

也

中牟侯單右車始高祖微時有急給高祖馬故得侯即侯黃極忠以羣盜長為臨江將已而為漢擊臨江王祁侯繒賀從擊項籍漢王敗走賀擊楚迫騎以故不得進漢王顧謂賀祁王史記作侯顏師古曰謂之祁王蓋嘉其功故寵褒之許以為王也它復有與傳小異者史記張良傳項梁立韓王成以良為韓申徒徐廣云申徒即司徒語音訛轉也而漢表良以韓申都下韓師古云韓申都即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字案良與韓王信了不相干顏注誤矣自司徒訛為申徒自申徒為申都自申都為信都展轉相傳古書豈復可以字義求

也韓信歸漢爲治粟都尉表以爲票客師古曰與紀傳  
參錯不同或者以其票疾而宿客禮之故云票客也史  
記作典客索隱以爲粟客此外又有官名非史所載者  
如孔聚以執盾從周竈以長鉏都尉郭蒙以戶衛宣虎  
以重將重將者主將領輜重也而距以門尉棘丘侯襄  
以執盾隊史郭亭以塞路塞路者主遮塞要路以備敵  
寇也丁禮以中涓騎爰類以慎將謂以謹慎爲將也許  
盎以駢隣說衛駢隣者二馬曰駢謂並兩騎爲軍翼也  
說讀曰稅稅衛者軍行初舍止之時王爲衛也許憇以  
趙右林將林將者將士林猶言羽林之將也清侯以弩  
將留盼以客吏馮解散以代大與大與王爵祿之官也  
史記作太尉斬彊以郎中騎千人之類聊紀於此以示  
讀史者云

蕭何給韓信

黥布爲其臣賁赫告反高祖以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  
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布遂反  
韓信爲人告反呂后欲召恐其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  
令人稱陳豨已破給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即被誅信  
之爲大將軍實蕭何所薦今其死也又出其謀故俚語  
有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之語何尚能救黥布而翻忍於

信如此豈非以高祖出征呂后居內而急變從中起也  
爲留守故不得不亟誅之非如布之事尚在疑似之域也

### 彭越無罪

韓信英布彭越皆以謀反誅夷信乘高祖自將征陳豨  
之時欲詐赦諸官徒發兵襲呂后太子布見漢使驗問  
即發兵東取荊西擊楚對高祖言欲爲帝其爲反逆已  
明唯越但以稱病不親詣邯鄲之故上旣赦以爲庶人  
而呂后令人告越復謀反遂及禍三人之事越獨爲冤  
且扈輒勸越反越不聽有司以越不誅輒爲反形已具  
然則貫高欲殺高祖張敖不從其事等耳乃以爲不知  
狀而赦得釋何也樂談言信賁蘇卞布皆得封列侯而  
梁大僕告越不論言豈非漢朝亦知其故耶藥布爲越  
大夫使於齊而越死還奏事越頭下上乃罵布欲亨之  
布謂越反形未見而帝以苛細誅之上乃釋布拜爲都  
尉然則高祖於用刑爲有負於越矣傷哉

### 蜘蛛結罔

佛經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莊子云惟蟲能蟲惟蟲能  
天蓋雖昆蟲之微天機所運其善巧方便有非人智慮  
技解所可及者蠶之作繭蜘蛛之結罔蜂之累房燕之  
營巢蟻之築垤螟蛉之祝子之類是已雖然亦各有幸

不幸存乎其間蛛之結罔也布絲引經捷急一下其始  
為甚難至於緯而織之轉盼可就踈密分寸未嘗不齊  
門檻及花梢竹間則不終日必為人與風所敗唯閉屋  
垝垣人迹罕至乃可久久而享其安故燕巢幕上季子  
以為至危李斯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  
之倉中之鼠食積粟居穴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歎曰  
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豈不信哉

孫權辭至尊

陳壽三國志固多出於一時雜史然獨吳言稱孫權為  
至尊方在漢建安為將軍時已如此至於請葛亮周瑜

四百一

孫權辭至尊

八

之源

見之於文字間亦皆然周瑜病困與權書曰曹公在北  
劉備寄寓此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破曹公還權迎之  
肅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肅遺登玄之說郝普曰  
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又曰至尊遣兵相繼於道  
蒙謀取關羽密陳計策曰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  
聖明蒙等尚存也陸遜謂蒙曰下見至尊宜好為計甘  
寧欲圖荊州曰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至尊當早規  
之權為張遼掩襲賀齊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權欲以  
諸葛恪典掌軍糧諸葛亮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  
性踈糧穀軍之要最足下特為啓至尊轉之遜以白權

凡此之類皆非所宜稱若以為陳壽作史虛辭則魏蜀不然也

### 康山讀書

杜子美贈李太白詩康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說者以為即廬山也吳曾能改齊漫錄內辨誤一卷正辨是事引杜田杜詩補遺云范曄正李太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蜀居蜀之彭縣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康山白讀書堂之康山有讀書堂尚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為僧坊維龐元院蓋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吳君以是証杜白知康山在蜀非廬山也子案當塗所刊太白集其書載新墓碑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范傳正撰凡一千二百餘字但云自國朝已來編於屬籍神龍初自碎葉還廣漢因僑為郡人初無補遺所紀七十餘言豈非好事者僞為此書如開元遺事之類以附會杜老之詩邪歐陽文忠輿地廣記云彰明有李白碑白生於此縣蓋亦傳說之誤當以范碑為正

### 列國城門名

郡縣及城門名用一字者為雅馴近古今獨姑蘇曰吳郡吳縣有盤門閭門葑門婁門齊門它皆不然春秋時列國門名見於左氏傳者鄭最多曰渠門純門時門將



門閨門皇門鄣門墓門又有師之梁枯以之門周曰圍  
門魯曰雩門雉門稷門萊門鹿門又有子駒之門公羊  
傳有爭門吏門宋曰彤門桐門盧門曹門澤門揚門桑  
林之門邾曰魚門范門衛曰閼門蓋獲之門齊曰雍門  
亦有揚門鹿門稷門吳曰胥門宋垣澤之門見孟子

緇塵素衣

陳簡齋墨梅絕句一篇云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  
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只恨緇塵染素衣語意皆妙  
絕晉陸機為顧榮贈婦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齊謝元暉酬王晉安詩云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正  
用此也

去國立後

齊高氏食邑于盧高弱以盧叛齊閔丘嬰圍之弱曰苟  
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高鄰弱致盧而出奔晉魯  
臧氏食邑于防臧紇得罪使來告曰苟守先祀敢不辟  
邑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案弱紇二人據地要君故  
孔子曰臧武仲以防求後于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然齊魯之君竟如其請不以要君之故而背之蓋當是  
時先王之澤未熄非若戰國務為詐力權謀之比所謂  
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也降及末世遂有帶甲約降既

解甲即圍而殺之者不仁孰甚焉

詩詞改字

王荆公絕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祇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為過復圈去而改為入旋改為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為綠黃魯直詩歸燕略無三月事高蟬正用一枝鳴用字初曰抱又改曰占曰在曰帶曰要至用字始定予聞於錢仲仲大夫如此今豫章所刻本乃作殘蟬猶占一枝鳴向巨原云元不伐家有魯直所書東坡念奴嬌與今人歌不同

二十六九

容齋續筆卷八

十一

三

者數處如浪淘盡為浪聲沉周郎赤壁為孫吳赤壁亂石穿空為崩雲驚濤拍岸為掠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為多情應是笑我生華髮人生如夢為如寄不知此本今何在也

姑舅為婚

姑舅兄弟為婚在禮法不禁而世俗不曉案刑統戶婚律云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女壻姊妹並不得為婚姻議曰父母姑舅兩姨姊妹於身無服乃是父母總麻據身是尊故不合娶及姨又是父母大功尊若堂姨雖

於父母無服亦是尊屬母之姑堂姑並是母之小功以  
上尊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亦謂堂姊妹所生  
者女壻姊妹於身雖並無服據理不可爲婚並爲尊卑  
混亂人倫失序之故然則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  
於婚娶了無所妨予記政和八年知漢陽軍王大夫申  
明此項勅局看詳以爲如表叔取表姪女從甥女嫁從  
舅之類甚爲明白徽州法司編類續降有全文今州縣  
官書判至有將姑舅兄弟成婚而斷離之者皆失於不  
能細讀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時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  
妹爲婚周武帝又詔不得娶母同姓以爲妻妾宣帝詔  
母族絕服外者聽婚皆偏閏之制溫附於此

容齋續筆卷第八





